

慰安婦滄桑淚

評介

「日本隨軍慰安婦的悲慘遭遇」及其他

林柏燕

源成文化圖書供應社，於三年前（一九七七）出版了千田夏光所著的「日本隨軍慰安婦的悲慘遭遇」（黃玉燕譯）。此書供應了一七二頁人類史上，又再

度不太光彩的文化遺跡，讀後在感慨「她們的眼淚」之餘，陡生烏七雜八之感，不得不重又執起兩年未動之評筆，再度落入評論的陷阱。

六年前，拙作「慰安的女人」，在華副連載，後改名爲「異鄉之女」，由「水牛」出版，是爲國內唯一以「慰安婦」爲題材的小說。異鄉之女，以臺籍少女被日軍徵召至南洋戰地爲題材，事實上，慰安婦一詞，對許多人是陌生的。它是一種軍妓，但情況、背景、性質，又不是一般的軍妓，它是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特殊產物。日軍當局的目的、動機、做法，以及這些女人的遭遇、感受與戰地生涯，可謂一言難盡。一以貫之，曰：悲慘！

人間事往往比小說更離奇，「慰安的女人」連載後第二年，日本殘軍橫井庄一出現於關島叢林，不久，臺籍當年戰俘李光輝出現於印尼荒山。一時在臺各報掀起「李光輝作文大賽」，記者捕風捉影，除了再度顯示我們的記者，喜歡「競陳謠妄，無中生有」之外，沒有別的本領。事實上，這兩個傳奇人物，在拙作「異鄉之女」裏的男主角——異鄉之男，早已先「現身」而「存在」——拙作完稿於八年前。遺憾的是，「日婦」一書（以下簡稱）出版在拙作之後——原文版出版於一九七六年，東京エルム株式會社出版，原書名作「日本從軍慰安婦悲史」——不然，拙作當

可參考更多的資料。不過，異鄉之女爲小說，日婦一書爲真實報導，兩者立意不同，似又不必過份「遺憾」。

「日婦」一書，屬於報導文學的一型。原作者係一名記者，戰後深入採訪。其資料在日本官方層層隱埋之下，由當年的當事者口中，逐漸挖掘而出，其真象終如水門案之連瀉千里。連雅堂云：「巷談街談、語多可采」，這就有了它史的滄桑價值。

個人開始對於「慰安婦」，感到興趣，最先來自二十年前的一部電影「獨立愚連隊」。三船敏郎飾演一個戰敗後，已經精神分裂的日本軍官，他頻頻指揮他僅剩數名的隊伍，要他們基本教練，煞有介事。這個半排人不到的愚連隊，不肯投降，頑抗到底，竟然有數名隨軍慰安婦，一路轉戰，纏綿兼羅曼蒂克。以往日本小說及電影，出現的慰安婦、悲慘、悲壯、羅曼蒂克兼而有之。讀了「日婦」一書，有的慰安婦一天要接應上百士兵，這才確認這裏面實無羅曼蒂克可言。日婦一書，沒有附圖，也無照片（原書亦無），但在我方黃鏘先生所著的「衡陽抗戰四十八天」一書裏，倒有一幀從日軍俘虜身上搜出的，慰安婦照片（

第一六八頁），共八女，個個愁眉苦臉，憔悴不堪。

當然，原作者採訪這些慰安婦時，她們已是白頭宮女，往事堪哀。有的侃侃唏噓，有的閉口不談。她們這些慰安婦，以當年的朝鮮少女最多，日籍臺籍次之，其他有中國、印度、緬甸等籍，她們遍佈南洋羣島及中國大陸，總數超過十萬人。從一九四三到一九四五年，朝鮮籍慰安婦高達七萬人，而且大部份是未婚少女。此中原因，根據「日婦」一書，以當年的日軍軍醫的調查建議，認為日籍慰安婦，大都為原操淫業的風塵女，士兵易染性病，染上性病戰鬪力便大半喪失，故目標乃轉向朝鮮。

此外，由於當時的朝鮮是日本殖民地，可以予取予求，運輸方便。兼之朝鮮，民生凋敝，這些朝鮮女子，多半被騙，或加威逼利誘，等到終戰後，這些朝鮮女所得的軍用票，已形同廢紙。

至於其他地區，包括中國大陸在內，由當地徵召的慰安婦，為數極少。例如中國，多半原來是娼妓，除了性病之外，日軍還要考慮到防諜問題，除非淫商設所牟利，這種慰安婦與一般娼妓，並無不同。

日軍所以設置隨軍慰安婦，基於幾個理由：日本

侵華初期，到處姦淫殺戮，極盡殘酷之能事，日軍認為這是戰鬪力的表現，未加制止。如「日婦」第九頁載：

有一個下士官，從杭州到南京之間，每天強姦二個婦女，這個有魔鬼分隊長綽號的傢伙，還得了勳章。……當日軍攻佔南京後，強姦之事，更令人髮指。許多外國傳教士，常常看到一批日本兵湧進民房，幾十個人輪姦一個中國女孩，這些目擊的傳教士感嘆地說：「日本兵對中國婦女的獸行，真令人不敢相信。」而日本軍方却辯護說：「因為急於動員，這些不守紀律的士兵，是因為沒有受過正規軍隊教育所致。」

日軍攻佔南京之後，以為中國即會投降，因此強暴事件獲得軍方允許，乃日軍以為短時間可行之「解決辦法」，但後來看出，戰爭不會那麼快結束，佔領區愈來愈多，強姦民婦，必將失去民心，故不得不有慰安所之專設。可是，又鑒於大正七年（一九一八）到大正十一年，日本出兵西伯利亞，日軍從「西伯利亞之春」（俄妓）那兒染上性病死亡傷殘的人數，超過戰死人數。發動侵略戰爭，已使中國人痛恨，如果在佔領區，軍紀蕩然，後果不堪設想，這是慰安婦構

想的初步，後來考慮到性病，目標乃轉向朝鮮少女爲主的慰安隊，美其名曰「女子挺身隊」。除此，可以集中管理，以收防止性病與避免懷孕之效。（最主要的是，規定帶保險套，日軍名之爲「突擊先鋒」。）總之，「慰安所」的設置、慰安婦的募集，乃準備對中國長期作戰的措施。」（第三二頁）

這些女子，事實上成了日軍的洩慾工具，「公共廁所」，甚至也有「簡易慰安所」之設；他們在悲慘、麻木、空虛、絕望、動亂中過着皮肉生涯，早已心枯形槁，肉麻皮腫。本書指出：「日本戰敗後，在新加坡某港口看見搭乘聯軍船隻的二百名挺身隊的樣子：宛如地獄出來的人似的。她們沒有一絲生還之喜，青春早已從枯黃的臉上消失，個個欲哭無淚，顯然，她們所剩下的，只是一具受盡折磨的乾枯的軀體，人的靈性已隨戰火燃燒殆盡。」（第六四頁）

戰後，這些女子，誰也沒有瞧得起，也沒有人去注意她們、關心她們。在槍林彈雨中，有些日籍慰安婦，也曾頭戴鋼盔、穿着軍服，爲日軍燒飯，搬運彈藥。戰敗前夕，有些戰區，士兵與慰安婦日久生情的也有，這才恢復了人對人的平等對待關係。在南洋的

瓜島，日軍吃的是草根樹皮，連男性都無法生存的戰地，竟然也有「胸部好像有點乳房」，不成人形的兩個慰安婦存在，令美軍訝異不已。以上瑣瑣，日婦一書，都有極其傳真深入的描述。至於其他慰安所內部的情形，不難想像，在此從略。

個人讀畢全書，認爲可從四個角度加以探索：①人性課題。②戰場心理。③軍事觀點。④人道輪迴。

首先，從人性的觀點，食色乃人性的基本枷鎖。男女之不同，在於男外女內，男性具攻擊性、主動性、衝動性，故有人類的地方，即有女娼，或公或私，或明或暗，從哈爾濱的圈兒樓，北平的八大胡同到上海的長三堂子，從日本的新宿到淺草，從希爾頓到摩洛哥，到處有色情交易。風格、情調、方式、貨色或有兩樣，其爲人性枷鎖則一。這裏面有共同的現象是，幾乎沒有男妓——縱有，也是極爲少數。——這並非女性不需要，而是女性一切主內，是屬於被需要而後才敢表示需要的動物。因此，除非女兵部隊，（完全女兵，也成問題。像女兵日記這種文學作品，極其衛生，其實並未入竅，不妨參閱「女營韻事」一書，*Women barracks, by Tereska Torres*。何毓

衡譯，拾穗出版。）軍人之性慾，應該是可以正視的問題，可以肯定的人性，也是每個國家國防部傷透腦筋，或不了了之的，不成問題的問題。克己復禮，惟聖惟能，若夫軍人，全看軍紀。

軍人的「性也」，既然必須肯定，解決之道為何，這就牽涉到各國軍隊的手法與軍紀了。在未談到這個之前，必須先對戰場心理作一探討。一個有妻有女，或一個年輕未婚士兵，以至於軍官與士兵之間，他們的心理、素養、情況以至解決之道，都有相當差異。以一般士兵而論，平時他們可能去「打野外」，有的如朱西寧先生的名著「八二三注」，找到高雄市政府後面——已被大火燒掉了，有時，祝融發威，也有好處——但一落入戰時戰地，戰場心理便變成複雜離奇起來。

戰場心理，在忠勇的背後，常隱藏着痴呆、麻木、恐懼、殘狠、自私、搶功、怯懦、悲哀等情緒，而最主要的是生死未卜的失落。這種失落，有的固然可以勳章、獎金、加菜填補，但這些填補，無法代替女性。在三國時代，蔡文姬所寫的「馬首掛男頭，馬後戴婦女」，無疑的，把女性當作戰利品之一。易言之

，這種戰爭型態，常把戰爭與性慾相提並論，「東風不與周郎便，銅雀春深鎖二喬」，雖係嘲諷，也有至理。袁紹的媳婦——袁紹中子袁熙之妻，鄴城陷時為曹丕所得，無疑的，也把這個美女視為戰利品之一。希臘特賴城之戰，純粹為了一個女人，日軍也常以「滿洲姑娘」「蘇州姑娘」等歌曲，作為鼓舞士氣，為張獻忠、李自成往往會這樣鼓勵士兵：「這個城拿下來，三天之內，燒殺姦淫，隨你們高興！」於是，作戰的具體目標顯出來了，於是紫禁城的宮女紛紛跳河，使城河凝脂，數日不退。（見費宮人傳）

這種部隊，必然無法持久；這種鼓勵，也只能作氣一時，這裏面立刻暴露出軍紀與民心的兩大課題。在軍閥時代，滇軍曾輪姦昆明一個布商之妻致死，（見劉健羣著「銀河憶往」）這種軍隊，不知軍職乃在保國衛民，比日軍更為禽獸。（事實上，軍閥部隊大多來自拉伕與傭兵，當兵吃糧，不知軍職為何物，故當時好男不當兵。）

兩國交戰，士兵在異地，已失去其社會地位與人倫架構，事實上，士兵已變為目無六親的完全自由人，這時能加以控制的只有軍紀，軍紀一弛，便形同猛

獸。各國皆然，日軍尤甚。

日軍尤甚的原因，是日本民族天生的好色性，從「源氏物語」到「江戸一代好色男」，其來有自。他們的好色，已被日本婦女引為國恥的地步。日本婦女今天已尊稱日本先生為「性愛民族」，除了經濟大國他們也是「性愛大公國」。以前用槍砲，現在用鈔票。日軍強姦了當地女子之後，往往殺之，甚至破腹刺戶，其心理則是戰場變態心理。國與國交戰，這些民婦民女，與他們並無何深仇大恨，下此狠毒，這完全是戰場變態心理，所產生的一種人格的自毀自棄，以及對敵國子民的視如土芥。

從軍事的觀點，一切這類的暴行，是不可能被允許的。但戰爭本是超理性的產物，一落入戰時，往往會脫線，而不擇手段。從軍事而言，誰能控制了軍中的性，誰就維持了大半的軍紀。在戰時敵區，想要解決軍中的性，又要收攬民心，又要維持戰鬥力，不染性病。軍事當局，各國手法就有所不同。越戰期間，美軍有錢，可以定期渡假，以專機飛向日本、香港、臺灣，然後帶點禮物回去，然後再來函大罵，罵過了還是來。他們這種有錢少爺兵的做法，並不理想，他

們除了染上「西貢玫瑰」或「東京草莓」之外，還大量製造了「美亞兒童」，等於撒下了未來仇美的種子。越南淪陷，美軍沒有控制好這類課題，也是因素之一。

軍紀之維護，平時戰時，做法各異。平時多練兵行軍，減少放假，讓他們累得蒙頭便睡，不致想東想西（疲勞法），或在食物放點「克己」良藥。（藥治法，放太多也不行，放太多行軍會走不動。）再加上軍紀思想教育，（壓抑法），或以正當康樂活動代替（輪導法），大致還不難控制（所有辦法，都沒有太監法來得徹底，但請注意，太監是沒有戰鬥力的。）但一落入戰區，問題便形複雜起來。日軍當年在廣大的佔領區內，設置了慰安所，從軍事觀點，是不得不然的做法。——不然，後果更不堪設想。那麼，這個觀點，就不是慰安婦本身的問題，而是戰爭本身的課題。

日軍徵用日籍慰安婦，是他們的軍事手法，應無可厚非，問題在徵用朝鮮少女。當時，日軍對於這些朝鮮女，還蔑稱為「朝鮮ビ」（「日婦」一書沒有記這一點），除了摧殘她們之外，還侮蔑她們。冥冥中

，天理昭昭，報應不爽。

日本戰敗，美軍進駐日本，日本內務省與大藏省，立即設置「特殊慰安設施協會」，簡稱R A A，其目的在「慰安」美軍，因為他們怕美軍也會像他們一樣強暴當地女子。當時，日本在「時也，命也；犧牲小我，保全大我」的口號之下，總共召了日本婦女五萬人。一方面，戰後生活困苦，女子極易走上這條路，而主謀者則是池田勇人。

「這些女人大半是戰後未亡人，但不久，R A A變成性病大本營，美軍禁止士兵再到各地的R A A，而且有個美國牧師，把橫須賀的R A A前排隊等候，並叫『快一點，快一點』的美國士兵的狂態，攝成照片寄回美國報界。……這些應徵的婦女，原先並非慰安婦，只是戰後寡婦，來應徵時，並不知道每天要接三十幾個人，到了下午，局部不塗潤滑藥便腫起來，……許多人都想跳出火坑，R A A的主持人當然不肯放她們走，於是在淫商與流氓的追逐之下，不少女人自殺，這使人想起，朝鮮女性被拉去當挺身隊員，由警察自故鄉帶往漢城時，途中欲逃亡，從火車跳下而身死的故事。」（第一六九頁）

R A A裏面，沒有一個朝鮮女，R A A由於美國牧師一張照片，終於全面瓦解，這些女人則淪為街娼，日本政府棄之如敝屣，也無力照顧她們，後來有些女人做出賣勞力的工作，電影「既美既貧又無名」，曾反映出這一時期的日本社會。

日軍敗戰前夕，在南洋某一小島，曾將當地土著女子集中，加以注射性病菌，以便登陸的美軍染上，但美軍沒有上當，足見日軍之不擇手段。在日本本土，R A A是日軍殘暴的最好報應，但情況還不算嚴重，嚴重的是俄軍進佔東北，日本女子的遭遇更慘。當時，俄軍的先鋒部隊，大部份是來自西伯利亞的囚犯，其姦污日本女性的殘酷，與日軍可謂伯仲之間耳。有這麼一段故事：

俄軍一輛軍車，載着三十多個日本婦女（被輪姦後，已動彈乏力），開到戲院來，這一批日本婦女，上下身都是赤裸裸的，一個個軟綿綿的被抬到戲臺排列着。然後把甲婦左手左腿和乙婦右手右腿，用粗繩綁在一起，而乙婦的左手左腿，又和丙婦的在一起。三十多個婦女六十七條大腿和手臂，一字列被綁成「W」的形態。……樓臺上

已有俄軍，各執步槍，把這些婦女當作肉靶，挨次發射；還有一個俄軍，手拿望遠鏡，坐在三樓上作這一場射擊比賽的裁判，以斷定那一個是神槍手。一時戲臺上慘叫的聲音，達於遠近。……

（見「村田菊子」第九七頁，李志方著，衡光出版社）

中國以德報怨，對戰後日本婦女未傷分毫，是吾國之德也，有德者壽，冥冥中似有至理。俄軍在東北的殘酷，不亞於日軍，當然，中國婦女，也往往遭受池魚之災。不妨以哈爾濱的風化區——圈兒樓為例：

圈兒樓位於哈爾濱正陽大街，新世界飯店後面，是古色古香的妓女區，裏面非閣卽樓，而且極其講究禮儀，非可以開門見山者；雖然名堂之多，不及上海之書寓，但也得除了「打茶圍」之外，還得「端盤子」。一進門，老鴇或茶壺（娼館打雜的）便會問你：「有沒有熟識的？」如果沒有，對方便以尖聲高叫：「娘兒們！見客哪！」於是，秋香、蘭花、牡丹、麗花、春香、小蘭，一個個匆匆走過，含笑納福（兩手交疊，置於腰側，膝蓋一彎一挺，極似英國皇宮之禮）若點中秋香，茶壺便高叫：「秋香！端茶哪！」其

他女郎迅卽退下。在客廳坐了好久，才見秋香端茶出來，還有一碟小水果盤，你呷一口茶，啃兩個瓜子，把賞錢放在盤子裏，她又進去了，一會兒又端第二道盤子，又得給賞。名氣大的姑娘，有獨立房間。幾乎要端三四次盤子，甚至於要端好幾天，才得入門。不幸的是，俄軍一來，也不必打茶圍，也不懂端盤子，形同洪水猛獸，不到三天，圈兒樓關閉，其「軍威」可想。

孔子說：「仁者，人也」日本小說「人的條件」（五味川平著）也在探索人是什麼。事實上，人常常輾轉於人獸之間的溝壑。孟子說：「無惻隱之心，非人也；無羞惡之心，非人也。」看情形，還不是說着玩的。「人」字加上一個「軍」字，是人非人，應該不是「白馬非馬」才對。而當年日本軍人，確實不是人，故國人稱之為「鬼子」。（金一勉語，下詳）

綜觀黃譯「日婦」一書，出自悲憫，不慍不火，是站在日本人的立場，來檢討當年的敗行劣跡。而朝鮮人的看法又如何呢？聽完他們怎麼說，將令人更為齒戰。最近看到韓國作家金一勉出版的：「天皇的軍隊與朝鮮人慰安婦」（日文本，無中譯，一九七六年

一月初版，一九七七五版，三一書房，共二八四頁）本書比黃玉燕女士所譯的「日婦」，更為深入詳盡。

金書（簡稱）共有：日軍慰安婦之構造、日軍慰安婦之發起、對中戰爭與朝鮮人慰安婦、女子愛國奉仕隊的實態、日本軍隊與淫商與女人、慰安所及慰安婦實態、慰安婦周邊瑣事、慰安婦現場實事，太平洋戰爭與軍隊慰安婦、南方戰線的慰安所、拉巴耳島的官兵與女人、敗軍與慰安婦、慰安婦的變貌及其下場等十三大章。讀後，使個人覺得黃女士也該趕緊把此書翻譯出來。（翻譯全書，必須有書商支持，個人早罷譯筆，無意及此。）在這兒，個人僅把有關中國的一段翻譯出來，以作為我們戰記文學的參考，不然，我們的抗戰文學，除了八百壯士、英烈千秋之外，真是說得天花亂墜，不知天高地厚了。

「天皇的軍隊與朝鮮人慰安婦」第五章第二節：「討伐與強姦」：（八五頁至九二頁，摘譯）

所謂「討伐」，實含掠奪、燒殺、強姦、狂亂之意味，日軍以此為士兵消除戰爭的壓力及心理的抑鬱。加上隊長不擇手段，求取戰功，這就是日軍的「戰鬪行為」，也就是他們所謂的「討伐」。……

日軍住過的民家，將如登山者所棄的山屋，空無一物，因此居民常說：「被日軍休息了五分鐘的民家，需要三年才能恢復，被住上一夜，萬劫不復。」：

日軍所經之地，有如地獄。原日本憲兵宮崎清隆說：一九四〇年秋，宜昌之戰，市街有如修羅場，大火晝夜燃燒不止，屍體堆積如山，曾看見被火燒成毛髮零落的野犬，十幾頭在爭食着一個女人的腦袋。兩眼充血的日軍，仍到處搜索婦女，到處可聽到女人的悲鳴慘叫，他們把兩手合拜討饒，或乞求速死的婦女予以姦污，事後才置之死地。……

兩眼充血，燃燒着慾火的日軍，猝遇無處可逃的婦女，先是舉槍對準，叱喝一聲：「看看！」奇異的是，這種情況似乎極易明白，有的女人迅即脫下自己的褲子，恐懼得毫無表情，毫無抵抗，有的震驚過度，當場發狂。……

華北多山，容易逃入山區。華中多一望無際的平原，無處可逃，女人多剪短頭髮，臉上塗污，但日軍仍可憑其感覺，予以辨認。殺戮與強姦，通行於中國大陸，中國人民風聞日軍來襲，大多捨村逃亡，他們認為日軍不是人，而是鬼，人見了鬼，當然要跑。

……

有許多年輕日軍，第一次看到女人的裸體，是在中國大陸看到的，……老年兵在故鄉有妻有小，但他們比少年兵更壞，經驗老到，行軍中若見女人，如蛇之見蛙，必不放過。宮崎說：在田野中常可聽到女人的悲鳴，回頭一看，只見日軍，仍穿着衣褲，騎在一個下裸的女子身上。……那是下着薄雪的荒野，我至今猶記那位老兵騎在女人身上，還頻頻向我們招手的神氣活現。事後，他們要追上三百米，才氣呼呼地趕上部隊。……有時，他們以地瓜或蘿蔔，沾着泥土塞進女人的身體，以此取樂，女人往往當場氣絕。……

對於輪姦，先是隊長，其次士官，而後士兵，看到這種情況，許多受害的女人，已對於日軍必將置之死地，有個「默然的了解」。……許多日軍在強姦的現場，為中國人所殺，他們為了「強姦」而「討伐」，為強姦而死，當然也算「榮譽的戰死」了。……日軍的殘忍成性，實由部隊本身的殘忍訓練，上級毆打下級，把眼珠打出來的事，常可聽聞，他們用鞋底打臉，……甚至常以「雙方對打」作為全隊的懲罰，……因此，天皇的軍隊，實以殘忍殘虐作為本質。

。這些軍人，無異「殺手」，他們集一切敗德劣性之大成，若日軍一旦戰勝，全世界必將成了日軍的奴隸。……

日軍在中國，進行殘酷的燒殺姦淫，而中國捕獲了日軍戰俘，往往予以療傷、養護，最後交還日軍。而日軍對回來的士兵，往往處以私刑，或判之死刑。中日兩國的道德，可謂雲泥之差。……

所謂「天皇的軍隊」，實是人間前所未見的「怪物集團」，為此，中國人叫他們「東洋鬼」。……在戰爭末期，所謂「京漢之戰」（一九四四年四月中旬）稻村大隊長，曾如此「訓示」其部下：

「無論如何，本軍要第一個攻下洛陽。進了洛陽，我將兩手拿着玉黍蜀，（表示兩手不管）讓你們每三人強姦一個處女！」

大隊長為了搶功，竟然公開教唆強姦，這是當年日軍的特色。只是進了洛陽，那兒已有慰安婦，手持小國旗，列隊歡迎，並高叫一聲：「各位辛苦啦！」有的士兵默默垂首，跟着慰安婦走，有的洩氣至極。他們是一群戰爭與性慾的奴隸。……